

創
作
的
經
驗



創作的經驗

執 筆 者

魯迅	郁達夫	丁玲	張天翼
葉聖陶	茅盾	田漢	施蛰存
鄭伯奇	魯彥	杜衡	杜衡
洪深	華漢	沈起予	柳亞子

目 錄

我怎麼做起小說來？.....	魯迅——一
再來談一次創作經驗.....	郁達夫——九
我的創作生活.....	丁玲——一九
創作的故事.....	張天翼——二九
隨便談談我的寫小說.....	葉聖陶——四三
幾句舊話.....	茅盾——四九
創作經驗談.....	田漢——五九

我的創作生活之歷程·····	施蟄存——六九
卽興主義的與卽物主義的·····	鄭伯奇——八七
關於我的創作·····	魯彥——一〇三
痛苦的回憶·····	適夷——一一七
在理智與感情底衝突中的十年間·····	杜衡——一二七
我的經驗·····	洪深——一三九
談談我的創作經驗·····	華漢——一四五
我寫過的創作·····	沈起予——一五五
我對於創作舊詩和新詩的感想·····	柳亞子——一六一

阿Q正傳的成因·····	魯迅——三
我的回顧·····	茅盾——一七
小說集自序·····	冰心——二七
五六年來創作生活的回顧·····	郁達夫——五一

附錄二

和工人作家的談話·····	高爾基——六七
我怎樣寫鐵流的？·····	綏拉斐——八一
寫得出與寫不出·····	高見順——一〇五

後記

目 錄

創作的經驗

四

編輯後記

.....

編者——一五

我怎麼做起小說來？

魯迅

我怎麼做起小說來？——這來由，已經在『吶喊』的序文上，約略說過了。這里還應該補敘一點的，是當我留心文學的時候，情形和現在很不同：在中國，小說不算文學，做小說的也決不能稱為文學家，所以並沒有人想在這一條道路上出世。我也並沒有要將小說抬進『文苑』裏的意思，不過想利用他的力量，來改良社會。

我怎麼做起小說來？

但也不是自己想創作，注重的倒是在紹介，在翻譯，而尤其注重于短篇，特別是被壓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。因為那時正盛行着排滿論，有些青年，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為同調的。所以『小說作法』之類，我一部都沒有看過，看短篇小說却不少，小半是自己也愛看，大半則因了搜尋紹介的材料。也看文學史和批評，這是因為想知道作者的為人和思想，以便決定應否紹介給中國，和學問之類，是絕不相干的。

因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，勢必至于傾向了東歐，因此所看的俄國，波蘭，以及巴爾幹諸小國作家的東西就特別多。也曾熱心的搜索印度，埃及的作品，但是得不到。記得當時最愛看的作者，是俄國的果戈理（N. Gogol）和波蘭的顯克微支（H. Sienkiewicz）。

Wits)。日本的，是夏目漱石和森鷗外。

回國以後，就辦學校，再沒有看小說的工夫了，這樣的有五年。爲什麼又開手了呢？——這也已經寫在『吶喊』的序文裏，不必說了。但我的來做小說，也並非自以爲有做小說的才能，只因爲那時是住在北京的會館裏的，要做論文罷，沒有參考書，要翻譯罷，沒有底本，就只好做一點小說模樣的東西塞責，這就是『狂人日記』。大約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和一點醫學上的知識，此外的準備，一點也沒有。

但是『新青年』的編輯者，却一回一回的來催，催幾回，我就做一篇，這裏我必得記念陳獨秀先生，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着力的一個。

我怎麼做起小說來？

自然，做起小說來，總不免自己有些主見的。例如，說到『爲什麼』做小說罷，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『啓蒙主義』，以爲必須是『爲人生』，而且要改良這人生。我深惡先前的稱小說爲『閒書』，而且將『爲藝術的藝術』，看作不過是『消閒』的新式的別號。所以我的取材，多採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，意思是在揭出病苦，引起療救的注意。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嘮叨，只要覺得夠將意思傳給別人了，就寧可什麼陪襯拖帶也沒有。中國舊戲上，沒有背景，新年賣給孩子看的花紙上，只有主要的幾個人（但現在的花紙却多有背景了），我深信對於我的目的，這方法是適宜的，所以我不去描寫風月，對話也決不說到一大篇。

我做完之後，總要看兩遍，自己覺得拗口的，就增刪幾個

字，一定要牠讀得順口；沒有相宜的白話，寧可引古語，希望總有人會懂，只有自己懂得或連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來的字句，是不大用的。這一節，許多批評家之中，只有一個人看出來了，但他稱我爲 Stylist。

所寫的事迹，大抵有一點見過或聽到過的緣由，但決不全用這事實，只是採取一端，加以改造，或生發開去，到足以幾乎完全發表我的意思爲止。人物的模特兒也一樣，沒有專用過一個人，往往嘴在浙江，臉在北京，衣服在山西，是一個拼湊起來的脚色。有人說，我的那一篇是罵誰，某一篇又是罵誰，那是完全胡說的。

不過這樣的寫法，有一種困難，就是令人難以放下筆。一氣

我怎麼做起小說來？

寫下去，這人物就逐漸活動起來，盡了他的任務。但倘有什麼分心的事情來一打岔，放下許久之後再來寫，性格也許就變了樣，情景也會和先前所豫想的不同起來。例如我做的『不周山』，原意是在描寫性的發動和創造，以至衰亡的，而中途去看報章，見了一位道學的批評家攻擊情詩的文章，心裏很不以為然，于是小說裏就有一個小人物跑到女媧的兩腿之間來，不但不必有，且將結構的宏大毀壞了。但這些處所，除了自己，大概沒有人會覺到的，我們的評批大家成仿吾先生，還說這一篇做得最出色。

我想，如果專用一個人做骨幹，就可以沒有這弊病的，但自己沒有試驗過。

忘記是誰說的了，總之是，要極省儉的畫出一個人的特點，

最好是畫他的眼睛。我以為這話是極對的，倘若畫了全副的頭髮，即使細得逼真，也毫無意思。我常在學學這一種方法，可惜學不好。

可省的處所，我決不硬添，做不出的時候，我也決不硬做，但這是因為我那時別有收入，不靠賣文為活的緣故，不能作為通例的。

還有一層，是我每當寫作，一律抹殺各種的批評。因為那時中國的創作界固然幼稚，批評界更幼稚，不是舉之上天，就是按之入地，倘將這些放在眼裏，就要自命不凡，或覺得非自殺不足以謝天下的。批評必須壞處說壞，好處說好，才于作者有益。

但我常看外國的批評文章，因為他于我沒有恩怨嫉恨，雖然

我怎麼做起小說來？

所評的是別人的作品，却很有可以借鏡之處。但自然，我也同時一定留心這批評家的派別。

以上，是十年前的事了，此後並無所作，也沒有長進，編輯先生要我做一點這類的文章，怎麼能呢。拉雜寫來，不過如此而已。

一九三三年三月五日燈下。

再來談一次創作經驗

郁達夫

大約是弄弄文學的人，大家常有的經驗罷，書店的編輯，和雜誌的記者等，老愛接連不斷的向你來徵求自敘傳或創作經驗談之類的東西。這一類文字，要寫的話，原也是輕而易舉的事情，可是人類大抵都是一樣地有一次生有一次死，有時候失敗，有時候成功的，將平平常常的自傳寫將出來，虛費掉幾十萬字，和幾千張紙，實在也沒有多大的意思。除非要寫得很好很特異的自

傳，如盧騷的懺悔，歌德的詩與實際，利却特·傑弗里斯的心史之類，寫出來還有點道理，否則如一般人的墓誌傳略一樣，千篇一律，非但作者自己感到不到興趣，就是讀者讀了，也要搖頭後悔，悔他的讀書時間的可惜的，又何苦來多此一舉呢？關於創作的經驗談，也是一樣。雖則說戲法人人會變，各人巧妙不同，但大抵的做詩做小說劇本的人，總逃不出多讀多想多練習的一箇死律，此外的箇人經驗，如還是在早晨寫好呢還是在晚上寫好？還是用毛筆呢還是用鋼筆？還是做書簡日記式的文學呢還是用第三人稱的體裁？之類，却是無關大體的事情，囁囁嘈嘈，說些廢話，都不過是精神的浪費。

實際的情形是如此，但年輕的讀者，和書店的編輯，却明知

而故犯，偏是不肯在這一着上放鬆，於是弄弄文筆的人，也只好同工廠裏的工人一樣，勉強地製造出些自傳或經驗談來，以應所需，以騙大家。我的做創作經驗談，這一回已經是第三次了，第一次是當過去集出版的時候寫的一篇序文『五六年來創作生活的回顧』，第二次是北斗雜誌編者硬來要去的一篇『懺餘獨白』，（已印在懺餘集的頭上做了序文了），到現在的這第三次上，實在是另外更沒有什麼好寫出來，不得已我只好來抄些書，抄一點外國人的創作經驗談之類的廢話，聊以徇書店主人和編輯先生之情。

德國有一位作家叫 Hanns Heinz Ewers. 他在一九二二年出了一本續成雪勒 Schiller 的 Der Geisteserher 的小說。當這小說未出之先，